

据公安部日前通报,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被依法立案侦查。

公安机关查明,近年来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药品价格,老百姓格外关心;医药领域商业贿赂,久为诟病。

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现象有多严重?他们是怎样操作企图规避法律的?又是如何导致药价虚高的?7月12日,记者赶往长沙,对葛兰素史克部分高管涉嫌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一案的办案民警和部分犯罪嫌疑人进行了采访。



# 揭秘跨国药企黑金利益链： 贿赂助推药价虚高

## 旅行社牵出贿赂案

一家小旅行社,不做旅游做会议服务,年营业额数亿元

“葛兰素史克出事了,其中国公司‘四驾马车’被公安机关带走。”7月11日,当公安部通报葛兰素史克部分高管因涉嫌商业贿赂等犯罪被立案侦查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世界关注、业界震惊。

或许有人对葛兰素史克感到陌生,但说到该公司在中国生产的新康泰克、芬必得等药品,相信不少人有所了解。它是一个有着超过300年历史的跨国医药公司,目前年产药品40亿盒,产品遍及全球市场。但该公司近年来“丑闻”不断,被美国、意大利、新西兰处罚过。这次在中国的商业贿赂案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

这还得从一家旅行社说起。今年年初,公安部在工作中发现,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等部分旅行社经营活动异常,随即组织力量进行调查。临江旅行社是个成立于2006年的小旅行社,也是个人手不多的“夫妻店”。奇怪的是,这家旅行社基本不做旅游业务,只做会议服务,年营业额却从最初的几百万元很快做到数亿元。

这家旅行社有何诀窍,为什么会议业务这么多?公安部部署当地公安机关经过多次明察暗访,查明了该旅行社所做会议业务,大多数是一些外资医药公司委托的,尤其与一家医药公司业务往来频繁,一年中要举办大大小小的培训会无数。这家医药公司就是葛兰素史克。顺藤摸瓜,警方很快掌握了该医药公司部分高管涉嫌犯罪的确凿证据:他们与临江旅行社等公司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召开会议等形式套取现金,一部分占为己有,一部分用于商业贿赂。

鉴于长沙公安机关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案件的侦办能力和水平,公安部指定长沙公安机关异地管辖此案。6月27日和7月10日,在公安部的统一组织指挥下,长沙公安机关与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公安机关相互配合,分两次对该案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葛兰素史克的赵虹燕、梁宏、黄红、张国维4名高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 巨额会费藏“猫腻”

虚增会议规模,假报会议活动,大量套现用于商业贿赂

要不是亲耳所闻,一般很难将“承办会议”与“商业贿赂”联系起来,也很难相信利用会议费做文章企图规避法律已经成为外资医药公司的普遍做法。

“本来只有100人的会,预算成150人参会;拿到预算的一些小型会议,根本就不开。”葛兰素史克副总裁、运营总经理梁宏举例介绍了在会议费上做手脚的方法。据了解,外资医药公司有着较为严格的财务规定,为了提高药品的销量和售价,往往需要对各方进行行贿,医药公司的部分人员就在会议费上打起了主意。

临江旅行社法人代表翁某交待,他与梁宏的“合作”始于2010年,主要是在梁宏的授意下虚增会议规模。他回报给梁宏的

好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把钱返给梁宏,3年共返现金超过百万元;二是供梁宏旅游等高消费,其中两次国外旅游,虽然梁宏象征性地交了一点钱,但来回坐公务舱、住高档酒店,翁某贴补差不多50万元;三是逢年过节翁某要买礼品送给梁宏。据翁某回忆,3年来临江旅行社从梁宏手里拿到的会议合同金额只有3000多万元,主要是公司内部培训会,是梁宏掌控会议费中的很小一部分,而翁某以各种形式返还给梁宏和梁宏下属的,差不多有三四百万元。

“行规如此,这样做比较普遍。”梁宏承认了自己的部分犯罪事实,所讲述的“合作”模式与返还金额也与翁某的交待大体

吻合。然而,据梁宏自己介绍,他掌握的会议费,每年多达数亿元。梁宏从中拿到了多少好处费,又有多少钱是自己花了的,有多少钱是用于行贿的,目前尚待侦查。

一家医药公司不止与一家旅行社“合作”,一家旅行社的“合作”对象也不止一个医药公司。参与侦办此案的民警介绍,梁宏与翁某的“合作”,只是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现象的冰山一角。据了解,一些旅行社为了承接更多的会议业务,除了返还虚报金额,一般还会给相关工作人员“丰厚”的好处费,多的上百万元。甚至有的旅行社为了达到长期承接会议的目的,不惜采取性贿赂的方式。

## 贿赂助推药价虚高

医药公司高管估算,“运营成本”占药价两到三成

据警方介绍,从前期掌握和初步讯问的情况看,临江旅行社为梁宏等人提供了行贿的后备金。翁某主要有行贿和协助梁宏职务侵占等违法犯罪行为,而梁宏等高管则既有行贿又有受贿,还有职务侵占等违法犯罪行为。

当问及商业贿赂对药价的影响有多大,梁宏没有正面作答,但他坦言:如果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运营费用,药价至少降低20%。

据梁宏讲述,葛兰素史克2012年营业额约为40亿元,他一人掌握的会议费每年数亿元,他们公司像他这样的运营总经理就有3个,还别说其他业务部门,同样需要打通各种“关节”、打点各方“神仙”。他粗略估算自己公司的运营成本占到了药价的

20%—30%。

梁宏的说法,得到了葛兰素史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人金某的佐证。虽然她不肯说出公司每年会议费用的预算额,但她表示,会议费占了公司开销的大头。

利用旅行社把部分会议费用套现后,用作商业贿赂的钱去哪儿了?据此前公开的权威消息显示,医药公司部分人员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羊毛出在羊身上。梁宏毫不隐讳地说,送出去的钱只能摊在成本里,最终买单的只能是患者。这样一来,本来30元钱的药卖到300元,药品售价高出真正的成本

十倍甚至数十倍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药价居高不下,也就在所难免。长沙市公安局相关办案民警表示,商业贿赂,无疑是助推药价虚高的“黑手”。

商业贿赂犯罪,破坏公平竞争,滋生贪污腐败。惩治商业贿赂,需要多部门协同作战。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重拳打击,意在查找出此类犯罪的特点,以便国家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进一步整顿规范医药行业。同时,希望通过查案震慑此类犯罪,劝告那些依所谓“行规”行事的人,赶紧收手,把精力和资金放在药品研发上,生产销售更好更便宜的药物,真正惠及百姓。

(据《人民日报》)

## 连载

### 白色恶魔



刘秀品 著

怎么帮女儿戒?父母听说市场上有好多戒毒药,吃几天就能脱瘾,很方便,就决定买戒毒药让李玉琼在家里吃。这么办,神不知鬼不觉,女儿的毒瘾戒掉了,一家人的面子也“丧不了”。

李玉琼被父母“关”在家里,开始了第一次戒毒。

他们托人从黑市上买回镁沙酮快速戒毒片、杨氏1+1等戒毒药,让李玉琼吞服。为了使女儿也有一个戒毒的过渡“缓冲区”,他们还买了麻醉剂杜冷丁,当李玉琼毒瘾发作要死要活实在耐不住时,就给注射一支,让李玉琼镇静安神,减少痛苦。

李玉琼鬼迷心窍,误入了白色魔鬼设置的陷阱不能自拔;她的父母在如何帮女儿戒毒的途径上又陷入了“面子”的误区难以脱身。

李玉琼“关”在家里吃戒毒药,七天以后开始脱瘾。十天,毒瘾完全消失。为了巩固“戒毒成果”,父母还“乘胜追击”,让她接着多吃了五天戒毒药。

她的父母好高兴啊,做父亲的比当初由科级干部提拔成处级干部都要高兴十倍;比生下李玉琼当了爸爸时还要高兴百倍。真是花钱不多,费事不大,就把女儿的毒戒了,把女儿和全家的名声保住了。为了庆祝李玉琼戒毒成功,母亲还特地做了满满一桌菜,因血

压偏高平时滴酒不沾的父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接连喝了三大杯青岛啤酒。

李玉琼的父母高兴得实在太早。他们实在太“幼稚”,太小看白色魔鬼那无边的“魔法”,把戒毒看得太简单容易了。

要想使一个成瘾者真正走出毒海,不但需要真正的戒毒良药,更重要的是需要科学的戒毒方法。实在让人惋惜,李玉琼的父母注意了女儿戒毒的“表面成果”,忽视了一个更严峻的本质问题——从科学的角度看,他们心目中的这种戒毒办法并不能真正戒毒,只是脱瘾。戒毒涉及到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要进行长期的心理治疗、人格教育、道德培育。工作人员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戒毒必需脱瘾,可脱瘾决不等于戒毒。脱瘾仅仅是戒毒的一个小环节。而且在黑市上买的戒毒药,不但价格高,而且有些药本身就有麻醉性,容易成瘾;有些药早被国家有关部门明文禁用;有些药配方不科学,已被淘汰,不再生产……

李玉琼脱瘾后,向父母写了不再吸毒的“保证书”,被“放”回了她自己的住处。

不久李玉琼的“心瘾”开始发作——她心里对毒品还很想念,很依恋,在感情上对毒品还未能一刀两断,总想还要再尝尝。戒除“心瘾”是戒毒最关键的一仗。“脱瘾”之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戒毒,主要就在于“脱瘾”不能脱掉“心瘾”。

“最后再尝一次。以后再也不沾这东西了。”李玉琼开始下“最后尝一次”的决心。

“最后尝一次”是复吸者最好找最容易找也最能求得自我原谅的借口。他们有了“最后一次”,接着就是最后第二次、最后第三次……一次次地“最后”下去,也就将是无数个肮脏的“最后一次”的集合。

“戒毒”后的成瘾者每次都用“最后尝一次”再次为自己打开通向地狱之门。李玉琼也在“最后尝一次”的借口下同张斌再次迈入了那家肮脏茶馆的门口。

(十七)